

## 序 言

伊曼奴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和德国哲学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781年出版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一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首要标志，构成他“批判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他的真、善、美哲学体系之“真”。同时，这一著作也是德国哲学革命的旗帜和宣言书。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他的其他批判著作一样，产生于德国经济落后、政治蒙受屈辱和统治者强暴肆虐而人民倍受煎熬的年代，这使他不得不在晦涩难懂、令人费解的语言和理论背后，隐藏着批判陈腐、变革现实的强大的批判精神和革命力量。它把多年沉积于人心底的怨尤、悲苦和期望的心声从哲学上呐喊出来。它代表着时代的呼声，向世人宣称所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哲学革命。

康德哲学革命的基本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批判旧世界，创造新未来。康德从“人”出发变革哲学，并把“人”和“科学”提到哲学研究的首位。他对旧形而上学展开无情的批判，对创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充满信心和力量，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很重要的方面就为实现这一任务进行工作和开拓。1787年，康德在致卡尔·莱昂哈特·赖因霍尔德的书信中把人的统一心灵能力分为三类：一为认识能力，二为感觉快乐和不快乐的能力（评价能力），三为欲望能力（意志能力）。康德在纯粹的（理论的）理

性批判里发现了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在对实践的理性批判里发现了第三种能力的先天原则。他说他正在试图从判断力批判里发现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实际正是如此。康德在对人的知、情、意三种心灵能力的剖析中，构建了他的真、善、美的先验哲学体系。于是康德进一步把哲学概括为三个部分而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先天原则。人们可以通过对先天原则的考察来实现和规定三类知识的范围，这就是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美学。《纯粹理性批判》主要体现了他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理论哲学部分，通过对人的理论理性的先天原则的考察，探索认知、逻辑和价值诸方面来揭示人的哲学本质。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门全面而又创造性地研究理论科学的系统工程。理论科学作为一门哲学理论早在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提了出来。亚里士多德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把科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逻辑学，作为求知的工具；第二类为理论科学，包括形而上学、数学和物理学；第三类为实践科学，即政治、经济和伦理的学说；第四类为生产（制作）科学，即建筑、体育、音乐、美术、修辞和诗学等。从这种分类看，康德哲学体系研究内容确与科学内容分不开。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是实践的就是制造的或理论的。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从思辨意义上用哲学表述理论科学，把哲学分为三门：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近代欧洲哲学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认知理论上升到理论科学的首位，康德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传统哲学的理论，而《纯粹理性批判》既完整又创新地包含了理论科学的全部内容。康德把《纯粹理性批判》概括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其下包含：（1）在纯粹数学上、（2）在纯粹自然科学（物理学）上、（3）在形而上学上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对这三个问题的阐述与回答，正与《纯粹理性批判》构成部分，即“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相对应并有机

的联系在一起的。

在理论科学的长期发展中，康德认识到作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物理学）的科学性是无可置疑的。但这种理论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其哲学基础为何，乃是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形而上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成为争论无已的战场，尚未成为科学，康德认为这些理论科学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与人的理性相关联，哲学精神或以理性独断或置理性于不顾，都没有对理性本身加以考察，正是理论科学以理性来考察对象而理性本身却没有得到批判审察，是造成理论科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不能科学发展的根源所在。如此考察人的理性本身的本性、能力有多大、应用的范围限界、自身的价值及其能否与怎样建构新的形而上学等，则成了哲学划时代的重大任务。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首先承担起这一任务并毅然举起了理性批判的旗帜。实际上康德在 1783 年致克里斯提安·伽尔韦的信中说，我在《批判》里探讨的并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门全新的直到现在还没被人认真研究过的学问，是一个先天判断理性的批判。这样，理性的批判则成为康德《批判》书的主题。

对人类理性的批判，实际就是对人类理性本身及其价值加以全方位的考察。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贯穿一条认知、逻辑和价值相统一的线索。认知，主要表现人的认识发生发展的进程史，即感性、知性（或悟性）和理性的发展程序。逻辑，并非是传统的形式逻辑，而是把思维形式与认知内容统一起来的先验逻辑。先验逻辑把知识论、逻辑学、范畴论和辩证法与认识论和本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哲学引向能动与辩证发展的新阶段。康德的先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论。它通过对人的先天的知识与原则的考察，为建构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寻找到了科学的价值来源。康德看到人的理性不仅有其自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理性本身的存在就本源地潜在着人类科学认知的价值因素。同时人的理性

还有自为的价值，也就是说人能为自然立法。康德以人的理性为根基，以先验的方法把认知、逻辑和价值与理论科学的内容融汇于《纯粹理性批判》之中。

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了德国理论证明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证明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作为德国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真实本质。这一本质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康德意识到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解放，就必须批判旧制度和宗教神权的统治，推翻一切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的关系。而这种人的解放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正是从这个理论出发确定人的解放。康德批判神权确立人权，用人的理性本体代替神本体在哲学中的最高位置。康德把人的最高本质“人本身”（“人是人”）作为理性本体，成为他批判哲学的出发点。而理论理性只是作为认知领域的本体，成为人的认知的最高本质，这种本质表现为理性对理性自身的反思，或者自我（意识）对自我（意识）自身的意识，而这种纯粹的或先验的自我意识就是这种本质的体现和先验的表述。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原理或先验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性原理则是“人是人”（或自我=自我）本源命题的逻辑表述。这样康德把建立在人的最高本质基础上的这一原理，确立为人类认知的最高原理。由此，康德把人的最高本质看成人类认知的最高价值的本源和哲学认知的最高本质。人的自我成为哲学的主体，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于是《纯粹理性批判》作为研究人的学问的哲学呈现于世。

自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为何人们对它的研究和探索长久不衰，这就在于它提出和研讨的是哲学研究难以回避的根本重大问题，即关于人、自然（世界）和科学及其诸方面关系的问题。它涉及面广泛，如知识论、认识论、逻辑学、本体论、范畴论、文化论、辩证法、价值论和方法论等诸领域。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其批判哲学体系一样，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个自身发展和开放的体系，是构建新哲学的方法论。康德希望人们在他思想启迪之下，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建立和完善而努力。康德的哲学体系是关于研究人的真、善、美的哲学系统，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理论。而研究人的真、善、美全面发展，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关于这种理论的研讨，人们就必然地联想到或涉及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真”的问题。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也和其他历史上的著作一样，是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的。但这一著作所表现出的批判精神、革命精神、创造精神和发展精神，是永载人类文化和哲学发展史册上的。

如果把康德哲学比喻成人类“哲学王冠上的最璀璨的明珠”的话，那么《纯粹理性批判》则是哲学王冠上的第一颗最璀璨的明珠。它像人类头上灿烂的星空一样，发出理性与智慧的思想光芒，令人心中永远充满新的和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 绪 论

本篇绪论，所论及的是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我意识理论问题。

自我意识是西方哲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引人关注的问题。虽说自我意识理论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萌发产生，在以后的西方哲学历程中有其成长与发展，然而自我意识理论的系统化与完善化，应当说是在康德那里给予确立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我意识问题，不是某一局部或某些章节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纯粹理性批判》的问题。如果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重点是研究人的问题，则自我意识问题又是研究人的问题的核心问题。康德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唤起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自我意识的人才主动自觉地以理性为尺度对现实中一切不合理的关系进行批判，它要求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创造新的世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强大的批判彻底摧毁了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为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确立和发展开创了道路，迎来了曙光。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简化标出弗兰西斯·培根“大革新”序文的话：“我们关于我们自身不想说什么。由于在这里所涉及的事情，我们期望，它不是作为纯粹个人发表意见，而将认为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事业，它使人确信这个事业是能够达到的，它不是为了创立一个宗派或为一个偶然的奇妙想法辩护，而且总的看来是为了人类的社会福利和尊严。因此愿每一个人都关

心自己的利益……且在考虑普遍幸福之上……而参与这项事业。最后我们每个人对革新都表示充分相信，它不是描述无边无际和超越人间的事情，因为事实上它的意义是终结无限的谬误和规定学向所属的界限。’<sup>①</sup>\* 康德把培根的话置于书前，表明康德意欲《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要像培根《伟大的复兴》一样，要对人类哲学和文化进行一场大的革新。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对人的认识革新是多方面的。而一个根本问题是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的关系问题。康德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假设，我们的一切认识必须顺应对象”，<sup>②</sup>康德又指出：“我们假设，对象必须顺应我们的认识。”<sup>③</sup>康德为什么作出与传统哲学主客关系逆转的理论呢？康德认为这是借此与哥白尼的革新思想相同。因为哥白尼把以往“地心说”逆转为“日心说”而实现了近代自然科学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由此康德在哲学上让“人”为中心，“自然”围绕“人”转，改变了“人”围绕“自然”转的理论。而事实证明，这确是一场伟大的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和哲学的革新。这里康德所说的“人”，就是主体自我，而它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自我意识。

康德的自我意识，是纯我，又是纯思，是纯我与纯思的统一体。说它是纯我，是因为它是纯粹理性思维的我，说它是纯思，

<sup>①</sup>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II, Seite 2,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56.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扉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

本书所采用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本，是根据拉依蒙德·施米特（RAYMUND SCHMIT）对第一和第二原版本重新出版，保留所有权利，同样以节录方式再版。ISBN 3-7873-0274-3，为平装出版本，ISBN3-7873-0275-1，为精装出版本。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xvi, S19,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56.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sup>③</sup> 同上。

是因为这一思维的我本身是对我的思维。纯我既是纯思的主体又是纯思的对象，由此康德把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联系起来。自我意识通过对象意识认识自身，对象意识又是自我意识的展现。但康德的对象意识必须有外物的存在，这是康德自我意识不同于其他哲学家的一个显著特征。

康德的自我意识理论之所以在人类认识史上和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则在于它把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内在本质揭示出来，探索到人的价值所在，并且寻找到了人的主体性产生的内在机制，从而奠定了认识论能动发展和科学知识价值确立的哲学基础。从而确立了哲学是以人和科学作为发展主旋律的新型模式，并把文化、逻辑和价值等引入认知中来。尽管康德的理论还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寻找自我意识的发生源，是康德自我意识的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康德在他的《实用人类学》前言中，从人形成他的学问的文化角度出发，指出人类进步的目标，就是把知识技能应用于人世间。而在能应用的那些对象中，康德指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所以，根据他的类把他作为具有天赋理性的地球生物来认识，这是特别值得称之为世界知识的，尽管他只占地上的造物的一部分。康德在这里就已表明“自我意识”发生的根据，就在于人是人的认识对象和最终目的。人只有把自己当作他的认识对象和最终目的，人才有绝对的价值，才把主体人的自我当作对象来思考、认识，这才有人的自我意识。在康德看来，人具有自我意识才是表明人高出于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是构成人的本质的规定。康德在谈“自我意识”时，认为“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

个人，并且由于在他可能遇到的一切变化上具有意识的统一性，因而他是同一个人，也就是一个与人们可以任意处置和支配的、诸如无理性的动物之类的事物在等级和尊严上截然不同的存在物，甚至当他还不能说出一个‘我’时就是如此，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毕竟包含着这一点：一切语言在用第一人称述说时都必须考虑，如何不用一个特别的词而仍表示出这个‘我性’。因为这种能力（即思考）就是知性。<sup>①</sup>这里康德是说人的“自我”观念的产生，是自我意识产生的前提，也是人意识到具有自身价值的开始。它并不是说人只是感觉到自身，而是思维到自身了。康德把自我意识的产生首先看做是在主客体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不是一般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自我把自己本身当作认识对象的思维。因此，这种作为意识对自身的思维的“我思”，才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属性。而这种意识本质属性是体现在知性之中的。

康德的“我思”概念是意识自发性和统一性的基础。康德在“关于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中指出：“我思必须能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在我之中就会被表现某某事物，却根本不能被思想，那就等于说，这种表象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对于我不存在。凡能先于一切思想所给予的那些表象，称为直观。所以一切直观的杂多，与此杂多所在的同一主体中的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但这个表象是一种自发性的活动，这就是说，它能够被看做属于感性的东西，我称之为纯粹的统觉，以便与经验的统觉相区别，或者又名之为本源的统觉，因为它是那样的自我意识，在它里面产生了我思表象，这个表象必定能够伴随一切其他表象，而且在一切意识中是同一的，它本身却不能伴有其他表象。我还把这种统觉的统一性称之为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性，为了指明此种统一性有发生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因为在一切给定

<sup>①</sup> [德] 康德：《实用人类学》第 1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年。

的直观中多样性的表象，如果其全不属于一个自我意识，那就不会都是我的表象了。这就是作为我的表象（尽管我没有意识到它们是我的表象）就必须适应这个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它们才能够共同在一个普遍的自我意识中联结在一起，因为否则它们就不会全无例外地皆属于我了。从这个本源的联结，接着就有许多后果发生。’<sup>①</sup> 康德在这里强调了统觉的原始的综合统一性，并进一步把这种统一性看成是先验哲学的最高点。那么，这个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性或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源于何处，这个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康德指出，在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中，我意识到我自身既非所显现于我自身的现象，亦非我自体，而仅仅是我存在。这种“我在”的表象是一种思维，并非一种直观。而这就表明了自我意识既不属于现象，也不属于物自体。那么，这里的“我存在”是指什么？黑格尔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指出，自我在思想中的原始的同一体性，（即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性）就是知性概念的特定根据。”<sup>②</sup> 黑格尔把这种康德的自我意识看成是“理论的能力”，是知识之所以为知识的根据。而这种理论的能力，就是人作为认识主体自我存在本身，也就是理论理性本身。这样人的理论理性本身，说到底就是自我意识本身的存在。

康德从先验逻辑角度出发，确立了主体自我的意识的逻辑必然统一性和同一体性，这就是统觉的原始的综合统一性，也是纯粹的或先验的自我意识。它是一切经验成为可能的根据和逻辑上的必要条件。因此，自我意识作为认识论的主体意识，是一种先验的逻辑主体。它不是现象的自我意识，也不是实在的物自体，是

<sup>①</sup>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131 - 133, S140 - 142.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56. 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文 1 版，第 100—10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年。

<sup>②</sup> 〔德〕黑格尔：《小逻辑》中文 2 版，第 120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

理论理性的能力，是认识成为“真”的基础和根据。

康德的理论理性的能力是人的心灵的一种先验的能力。人的“心灵”（Gemüt），“作为哲学术语是埃卡特 Eckart）大师常用拉丁语表示‘mens’和‘animus（希腊语 ψυχήs），时常表示内在性的统一。在康德那里这个术语取得在建设上构成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康德利用心灵作为取得统一的地点，是与意识同义的（参照纯粹理性批判 B33, 37, 42, 67 节）‘心灵’另外之意，是表示作为‘印象的接受力’和‘概念的自发性’的共同‘源泉’（B74），这是说关于道德和理智以及作为‘它给予想象组合的和经验的统觉的统一引起可能’的根源”。<sup>①</sup>这里表明康德的心灵是认识能力的来源，也是构成哲学体系统一建构的中心。

康德以先验的观点把人的心灵不是看做实体，而是先天知识、先天法则和先验原理的发源地，是主体自我的先天能力。他认为人的心灵包含着认知能力、感觉快乐与不快乐的能力和欲望能力。他正是在这三种能力中，发现确立真、善、美的三种先天原则，也就是说，在纯粹的（理论的）理性批判中发现了构成“真”的先天原则；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发现了构成“善”的先天原则；在判断力批判中发现了构成“美”的先天原则。这样通过心灵三种先天原则，康德建立了他的真、善、美的先验哲学体系。康德正是通过批判旧形而上学心灵实体化学说，否定了人类心灵是实体的理论，而确立的是心灵先验化的理论。心灵先验化的实质，是把理性主义心灵实体化和经验主义心灵感性化。改造

<sup>①</sup> Enzyklopädie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 Band 1, S731, herausgegeben von Jürgen Mittelstraß. Verlag J. B. Metzler Stuttgart. Weimar, korrigierter Nachdruck 1995.（〔德〕《哲学百科全书和科学理论》修订再版 卷 1, 第 731 页, 于尔根米特尔施特拉斯编, 斯图加特·魏玛 J·B·梅茨莱尔出版社, 1995 年。ISBN 3-476-01350-2）。

成心灵先验化。这就是说，对心灵的考察不是单单孤立地进行，而是放在主客体关系之中，正是设定先有主客关系、先天原则，在这种认识方式中来考察心灵能力。正是在这种方式下，人类心灵能力本身，也就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构成人类全部认识的哲学基础。

先验哲学的立足点是“人”。但作为先验哲学主体的“人”是作为理性的存在体，是纯粹理性本身，康德则把它看成人的最高本质，即“人本身”或者“我是我”。自我意识是作为理性本身所体现在认识上的理论理性功能。自我意识是作为人存在的首要标志。因此自我意识说到底根植于人的最高本质“人本身”。而这里的“人本身”是人的理性本体所在，是理论理性思维本身。然而这种理性思维本身的最本源的关系是思维自身对自身的思维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人的理论理性本质自身就存在一种思维对思维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由于它存在于人的本质内，因而是最初的、原始的，又是本原的、最抽象的，这就是自我意识先验的统一性或统觉的原始的综合统一性。由于这种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是源自于人的本质自身，于是成为主客关系中最高的自我意识综合统一能力。康德也把它看成是知性本身的能力。这就表明人类理性本身作为人的本质，在认识中是以先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作为先天的知识和原则的基础展现出来的。

我们从这里已看出，自我意识的发源地是作为先验哲学人的理论理性本身，理性本身作为人的最高本质就是人本身，是人的能力本身而不是实体本身。这是康德自我意识非实体化的理论基础，也是康德把自我意识转到价值论上来考察的依据。人是人的最终目的，取决于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而人的本质是人本身的价值又取决于人是人的最终目的。康德把二者统一起来，力图从人的最高本质与目的揭示自我意识的起源。

## 二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我意识是伴随着主体自我对主体自身的意识出现而产生的。人的认识是由认识意识之外的世界进展到认识主体意识自身的世界，人类认识是把世界本源性的认识由意识之外转向意识本身，把价值的立足点由意识之外的存在转向主体意识存在本身，主体自我只有具有理论思维的自我反思能力，哲学的自我意识才能真正地呈现出来。当然这还要有社会、经济、文化、哲学发展到一定条件下，自我意识理论才能形成。然而自我意识理论的确立，应当首先说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被称为哲学的化身、智慧的化身和“思维的化身”。<sup>①</sup>苏格拉底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并确立了自我意识理论的基本思想。由此自我意识登上了哲学的堂奥。

我们之所以说苏格拉底哲学确立了自我意识理论，这主要在于：其一，苏格拉底哲学反映了希腊哲学对希腊精神的回归。希腊精神主要表现在，一是化外在为内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使自己成为文化的主人。其二，哲学不局限于民族、地域，把外在世界化为“家园”，反映人类的共同精神。其三，强调精神、意识的再生，再生才是真正的诞生。主体自我正是在这种再生中自己认识到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根本。黑格尔认为，希腊人的精神是作为从精神的再生中出来的精神，正是主体意识到自我是属于我的。苏格拉底哲学体现了希腊精神。其四，苏格拉底哲学把实体与主体联系起来，让实体融入主体，由此反转了认识对象，认识对象、目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自我，认识人本身，反思自

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1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我本身。马克思曾指出，由于和实体相对立的是它自己的观念性，所以实体分解为无数偶然的有限的存在和成规。这些存在和成规的合理性，统一性，同实体的同一性，转化为主观精神。因此，这种主观精神本身就是实体的保存者，但是这个观念性是与现实相对立的，所以它在头脑中客观地表现为应有，主观地表现为意向。<sup>①</sup> 这里指明了苏格拉底把实体的观念（灵异）转化为主观精神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认为，苏格拉底是实体的模型，是人不是神，是模型使实体消融于主体。他指出，实体的这一观念性转化为主观精神，脱离实体本身而独立这一事实，是一个飞跃，是一种脱离实体生活的独立，即根植于这种实体生活本身的独立。所以对于主体本身来说，它的这一规定是一种既成事实，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承担者就是主体，即苏格拉底的灵异。在灵异中直接显示出，对于希腊生活来说，哲学只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同时又只是某种外在的东西。通过灵异的规定，主体被规定为经验的单一的主体，因为主体在生活的这一体系中是自然地脱离实体生活，因而也就是脱离受自然制约的生活的。因为灵异也表现为一种自然的规定。诡辩学派本身就是还不能把自己和自己的活动区分开来的灵异。苏格拉底意识到，他是灵异的体现者。苏格拉底是实体的模型，借助这个模型实体本身就消失在主体中。所以他和以前的哲学家一样是实体的个人，只不过是采取主观性的形式；他并不与世隔绝，他不是神的形象，而是人的形象的体现者，<sup>②</sup> 苏格拉底通过神喻和调查，证明了没有人比自己更智慧。实际上苏格拉底把神作为最高实体，神喻是绝对正确和驳不倒的。神的实体精神把苏格拉底装扮成实体模型，也就是人的形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第 66—67 页，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② 同上书，第 67 页。

在模型中体现神的精神。进而苏格拉底通过实体模型实现了两个转化：一是实体融入主体，把主体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二是有限的人体现神的无限精神，进而把人抬高到哲学的本体地位。由此，苏格拉底提出哲学要认识人自己。

希腊哲学自我意识的形成，也有个过程。在苏格拉底之前，哲学精神首先展示的自我认识的对象是一种外在形态。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追溯世界的始基是在物质形态的水、火等中寻求，而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是在理性的数、存在等中追寻。这两种自我认识的对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外在的。自我是在外在对象中寻求自我的本质。这样自我意识对象只是外在的，尚未真正意识到主体自我本身，因此还不能说自我意识理论的真正确立。

在苏格拉底之前，自我意识的思想也在哲学中萌芽发展。阿那克萨戈拉把理性“心灵”提到了哲学的首位，作出了理性支配世界的结论。这不仅把自我奠定在理性之上，而且为自我意识的发展取得了哲学的位置。智者派进一步扭换了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确立为哲学的中心。普罗塔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命题，人成为审视万物的主体，万物要纳入人的标准以确定，这就把人的主体价值展示出来。但智者派所强调的是人的相对感受性，强调的是一种经验的自我意识。这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在苏格拉底看来，经验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人的感性基础上，是没有任何永固的确定性，因此他不同意智者派用人的感性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于是苏格拉底从人的理性出发寻求自我意识的奠基点，而使一切在自我意识面前受着审查与决定。

康德的自我意识理论是受着古希腊哲学自我意识理论影响的，特别是苏格拉底的自我意识理论。这主要是：（一）康德的先验的自我意识汲取了苏格拉底从理性寻找自我意识为基础的思想。（二）康德汲取了实体纳入、融于主体的思想。康德不同意

把主体当作实体，这与苏格拉底的影响分不开的。（三）康德接受了自我意识作为主体反思的思想，康德把思维自我本身看做自我意识的基本特征。但康德不是把神作为实体融于主体之中，而是把人的最高本质“我是我”这种“人本身”作为最高实在性融于主体之中。（四）康德的自我意识理论，汲取了阿那克萨戈拉、普罗塔哥拉及苏格拉底的价值论的思想。那种“理性支配论”、“人是尺度论”和“知识价值论”等思想，对康德自我意识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五）普罗塔哥拉的自我的相对性与苏格拉底的自我的绝对性思想，影响了康德自我意识的二重化的划分，即作为经验的自我意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虽说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经验论者与唯理论者的自我意识理论起决定性影响，但这里对康德的影响确有启迪及埋下了伏笔。

康德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还应当说是受自然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因为在康德看来，自然科学发展很迅速而哲学发展却很缓慢，能否通过自然科学的革命来影响哲学的革命呢？在这方面，康德作了肯定的回答。

康德不仅从哥白尼的“日心说”代替“地心说”受到启示，扭转了以往哲学中以对象、客体为中心的地位，把“人”确立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和主体。特别是人的理性成为审视一切的尺度，弘扬“人”和“科学”的问题是康德从文艺复兴中接受下来的思想。因而近代欧洲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把知识问题列为哲学研究的重点，这影响了康德把认识论问题纳入知识论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自然科学的革命给康德哲学革命以启迪，首先使康德看到，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是人的智力革命突变的结果。新的科学实验都有理性的预先规定，按计划进行，使实验的结果往往证明理性的发现。这表明理性在自然科学革命中的主导地位，理性支配自然，依据理性法则发现真理。人迫使自然答复理性自身所规定的问

题。康德认为偶然的观察不遵循预先设计的计划，不能产生必然的法则，理性以发现自然的必然性为己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康德又强调理性又要受教于自然。如同学生受教于老师一样，如在法官面前强迫证人回答理性自身构成的问题是否真伪。理性本身不能回答自身构成问题的真伪，必须通过自然实验来证实。由此康德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革新，就在于理性左执原理，右执实验，理性求于自然、接近自然，理性只有与自然的结合，才能真正发挥理性的作用。

康德哲学革命是接受了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笛卡尔的自然科学辩证法思想，特别是他创立的解析几何学，把运动带进了数学。牛顿的物理学、牛顿和莱布尼茨对微积分的发现，这些都给康德哲学革命以启迪。康德把主客关系建立在相互联系之中，把自我意识看成是一种思维活动和运动过程，把矛盾运动引入理性活动之中，终结了认识无矛盾的传统观念。康德十分重视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等人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并力图把辩证法思想引入他的先验哲学中来。他在“前批判时期”的“星云假说”中，就引入了牛顿的物理学中的引力与斥力等矛盾思想，揭示了天体运动的辩证法原则。康德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性，特别是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贯穿整个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思想，这些都与自然科学辩证法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康德也把自然科学的革命精神引入哲学之中。他批判地把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创造了他的先验哲学。而他的自我意识理论也是以批判的先验论为其特征，既接受理性主义的“理性”，又接受经验主义的“经验”，既强调理性的法则，又强调经验的内容。正是近代自然科学革命使康德自我意识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康德首先举起了德国古典哲学革命的旗帜，《纯粹理性批判》这一光辉的巨著以强大的批判精神，使旧的思想观念、理性本身